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Childe, Vere Gordon

[英] 戈登·柴尔德 著
陈淳 陈洪波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史家名著书系

欧洲文明的曙光

史家名著书系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欧洲文明的曙光

Childe, Vere Gordon

[英] 戈登·柴尔德 著

陈淳 陈洪波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明的曙光 / (英) 戈登·柴尔德著; 陈淳, 陈洪波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4

书名原文: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SBN 978-7-5581-2227-9

I. ①欧… II. ①戈… ②陈… ③陈… III. ①上古史
— 文化史 — 欧洲 IV. ①K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359 号

欧洲文明的曙光

著 者 [英] 戈登·柴尔德
译 者 陈 淳 陈洪波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 辑 顾学云
责 任 编 辑 李 楠
封 面 设 计 观止堂_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邮 编: 100052
电 话 总 编 办: 010—63109269
发 行 部: 010—63104979
官 方 微 信 Han-read
邮 箱 Beijingjiban@126.com
印 刷 北京市晨旭印刷厂

ISBN 978-7-5581-2227-9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现代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背景是过去的成就和发现逐渐积累的结果。欧洲人与中国人，甚至包括澳洲土著人，都对这一文化遗产有所贡献。但是在此我们并不直接关注这个共同基础缘起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系列著作中，摩尔根（M. de Morgan）就曾较早对此做过阐述。本书的主题是将欧洲文明的基础视为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和个性的表现。

然而在这个论题上存在一些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西方文明仅始于历史时期公元前1000年后地中海之一角，它真正的史前史不在欧洲，而应到古代东方去寻找。而另一方面，我的一些同行似乎已发现了人类文化所有较高层次因素在欧洲本土的起

源。我对这些极端观点皆难以苟同，依我之见，事实的真相介于这两者之间。在这方面，自称已有最终结论当然会失之于正确。我所能做的，只是以谦卑的态度呈上我尽力将所有事实整体加以认真考察之后的结果。

我认为，在标志着人类摆脱环境束缚的艺术和手工艺的肇始以及在那些凝聚人类奋斗的精神纽带的创建上，西方都受惠于东方。但是，西方人并非盲目的模仿者，他们改造了来自东方的馈赠，并且将其与非洲和亚洲所创造的成就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继而能够开创自己的发展之路。大约公元前16世纪，新的有机体已经开始活跃，并达到了西方人所承认的那种高超的境界。在爱琴海、多瑙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青铜时代早期的人群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些将西方世界与埃及、印度和中国区别开来的、具有非凡活力、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论点——自历史初期就已存在的古代东方和现代西方彼此的角色在更为遥远的过去曾是颠倒的。

因而，我的任务是展示许多具有新兴活力的地区所共有的那种文化资本的创造，其发展最终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为在青铜时代中期新兴力量的萌芽明显已很活跃，于是这个阶段自然就成为探询这一问题的自然界标。但是，不同学派之间分歧的存在让我们有必要对相关证据做仔细的研究。

东方学者确实带着某种轻蔑来看待欧洲早期人类的粗陋制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先验”（*a priori*）的理论。但是，他们的反对者却在我们先祖粗糙的人工制品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潜心的研究建立一个有力的案例以支持他们很难被一些规律总结所推翻的论点。材料本身一定要详察，读者也一定要判断哪种观点在整体上更有逻辑性和协调一致。在发展的最后阶段，欧洲大陆分成了几个区，它们在不同时段的空间关系可以用四幅地图来表示。这些区域之内，所观察到的现象发展序列十分清

楚，争论来自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我试图将物质材料按其适当的顺序客观地加以铺陈，并且对其进行阐释以提出几种较有依据的观点。

但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材料仅仅是曾经有血有肉，而且现在仍然不时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有机体的骨架。我们在地图上所见的这个匀称大陆，其本身就是史前期的一份遗产。农民用石锄和石斧将它的无数河谷开辟成耕地，猎人和牧民从原始森林中开辟出穿越的小径，乘坐独木舟的水手渡洋抵达西部群岛，携带角质和石质镐的勘探者发掘地下的珍宝以及穿越山口探寻商路。这些探索者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先驱，他们所发现的路径为罗马大道和现代铁路所遵循。

早期人类的遗迹只是一些火石和其他石头以及铜和烧土制造的无足轻重的碎片。然而，这些残片却是我们高尚先祖成就的具体表现。这些粗陋的器具，是构成作为我们现代生活物质基础的巨型机器和整套机械设备的先决条件。进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斧头装柄的新方法是蒸汽机和飞机发明必不可少的前提。最初的发明孕育着后来一切进步的萌芽，而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却是最为艰难的。因此，我们无名先辈的成就确实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之中。

最后，我想对同一领域中的许多学者深表我的感恩之情，也包括那些我不能接受其观点的人。此外，还要提及我经常引用他们的著作，伯基特先生（Mr.M.C.Burkitt）、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福斯代克先生（Mr.E.J.Forsdyke）、休特利先生（Mr.W.A.Heurtley）、费伦兹·拉兹罗博士（Dr.Ferencz Laszlo）、沃加博士（Dr.P.Vouga）、韦斯先生（Mr.A.J.B.Wace）等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非常热心地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乔基姆小姐（Miss M.Joachim）阅读了校样，对她我深表感激。我对那些慷慨允

许我在此使用他们出版物中的插图的人与机构特表谢意：意大利的艾利奥博士（Dr.Ailio, the Accademia dei Lincei），大英博物馆托管组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雅典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意大利古生物志编辑（the Editors of the *Bullettino di Paleontologia Italiana*），剑桥大学出版社（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韦斯（Wace）和汤姆森（Thompson）等先生，古生物与史前史调查委员会（the Comision de Investigaciones paleontologicas y prehistorica）和马德里的奥伯迈尔教授（Prof.H.Obermaier），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利沃夫的科兹洛夫斯基教授（Prof.Kozlowski），希腊公共教育部（the Greek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汉斯·赖纳特博士（Dr.Hans Reinert）和德国力宾根大学（the Urgeschichtliches Institut Tubingen），布拉格的施拉尼尔博士（Dr.J.Schranil），克里特岛的西格先生（Mr.R.B.Seager），布雷斯劳的塞格先生（Mr.H.Seger），皇家人类学研究所（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伦敦古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哥本哈根北欧古物协会（the Societe des Antiquaires du Nord），布鲁塞尔人类学协会（the Societe d'Anthropologie de Bruxelles），布拉格的斯托基博士（Dr.Stocky），瑞士国家博物馆（苏黎世），赫尔辛基的塔尔格伦教授（Prof.A.M.Tallgren），雅典的桑塔斯教授（Prof.Tsountas），波尔多大学文学院（the University of Bordeaux, Faculty of Letters），维特赫兹（the K.Vitterhets），斯德哥尔摩历史与古物学院（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柏林民族博物馆史前史研究所所长（the Director of the Prahistorische Abteilung of the Museum fur Volkerkunde）、纽沙特尔的沃加博士等。

我还要提到的是，索引做了特别设计以便行外人士能够很快找到必要的专业术语的解释（一般都用了图表加以说明）。附录则可使读者在本书付梓之后对史前史研究的进展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戈登·柴尔德

* 脚注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各章参考文献之序号。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的孑遗	001
第二章 米诺斯的克里特岛与欧洲早期文明	023
第三章 基克拉迪群岛的海洋文明	042
第四章 特洛伊的安纳托利亚文明	053
第五章 希腊的大陆与海洋文明	065
第六章 文明的海上传播	087
第七章 地中海西部的海洋文明：撒丁岛	104
第八章 西方的文明	112
第九章 东方和西方	132
第十章 草原地带的人们	142
第十一章 黑土地带的农人	157
第十二章 多瑙河文明	177
第十三章 东西方文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交汇	211
第十四章 波罗的海与俄国北部的食物采集者与武士	225

第十五章	德国东部和波兰的战斧民族·····	236
第十六章	湖居遗址与阿尔卑斯文明·····	252
第十七章	阿尔卑斯南麓和意大利青铜时代文化·····	270
第十八章	大西洋巨石文化·····	282
第十九章	不列颠的大西洋和中欧文化·····	298
后 记	·····	314
图 释	·····	316
缩略词	·····	327
索 引	·····	333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的子遗

至少在欧洲人们习惯上把人类文明史主要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石器时代，另一是新石器时代和金属使用时代。上溯到遥远地质时期的漫长旧石器时代，人们一直处在一种无助的野蛮状态，是依赖渔猎产品加上大自然母亲所能提供的野生坚果和浆果之类维持生计的纯粹食物采集者。除了出现在晚期的狗外，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没有家畜，不从事农耕，不懂陶器，也不磨制石器。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通过驯养动物和种植作物掌握了自己的粮食供应，并且通过制作砍伐工具的技能，通过组织劳动协作，以及通过早期商贸，摆脱了环境的桎梏。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就属于人类的这段历史。欧洲文明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

1

特定和个性表现仅仅是在从石器时代才开始的。

但是，这两个时代不应再被看作是彼此截然不同或被难以逾越的鸿沟所隔开的。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并不是像前人所想象的那样突然完整地出现在一个空白的大陆，一套完整的中间阶段已经显现，填补了过去2 的空缺。过渡期的文化有时被称为中石器时代，但是用术语“旧石器时代晚期”（*epipalaeolithic*）更好一些，因为这些恰好填补缺环的遗存并非确凿无误地引导出了新的文明。在我们大陆的初生文明中，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能辨认出旧石器时代的孑遗，尽管其行将消失。但有些权威实际上否认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任何根本的文化差别，把一些传统上认为属于后来新石器时代的发现归功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维也纳的拜尔博士（*Dr. Bayer*）走得如此之远，竟然把农业起源归功于南欧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他说，在几次大冰期之后，这些居民携带其文明迁徙到非洲和亚洲，只是到我们的驯鹿时代末期又重返故土^①。即便拜尔的说法是对的，那旧石器时代早期与新石器时代之间也被久远的年代所隔着，而在此期间欧洲的食物采集者创造出一系列的文化——奥瑞纳（*Aurignacian*）、梭鲁特（*Solutrean*）和马格德林（*Magdalenian*）——构成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雷金纳德·史密斯先生（*Mr. Reginald Smith*）针对传统反差说的批评与我们的探讨更为贴切^②。他指出，英国和法国发现的那些类似后来家畜、短角牛、羊和猪等物种的骨骸见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加二水平相当的许多地层中。但是关于动物的驯化则尚无定论，大多数权威人士对旧石器时代的畜牧业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一些法国和比利时

① *L'Anthr.*, XXIV, p. 132.

② *Arch.*, LXIII, p. 145f.

洞穴中所谓旧石器时代的陶器和诺福克（Norfolk）格兰姆斯格雷夫斯（Grimes' Graves）的火石矿也是如此^①。过去认为属于阿休利时期遇潮即溶的比利时“陶片”，还有被认为是驯鹿时代的陶罐，现在看来与在赫斯拜耶（Hesbaye）新石器时代茅屋中发现的多瑙河晚期陶器是一样的东西^②。如果这些成就真的属于我们的史前穴居先辈，那么对于英国和西欧在文明史上地位的传统认识就要改写。但是，至少可以说（尽管要十分谨慎），那些被认为在旧石器时代非常先进的国家，现在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是非常落后的。这种落后非常明显地体现在陶器方面。在比利时，除了赫斯拜耶的多瑙河时期茅屋之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明显十分贫乏和稀少。而英国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爱琴海、多瑙河流域和斯堪的纳维亚青铜时代之前诸系列的精美陶器比肩。即使旧石器时代的陶器能把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连接起来，较早时期对欧洲文化的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中断还是存在？传统观点因此得以保留。但实际上也的确存在一些真实和确凿的遗存，值得更好地再研究。

阿齐尔-马格尔莫斯（the Azilian-Maglemose）时期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欧已划分出两个文化区。南部为一支来自非洲的入侵文化（卡普萨文化Capsian），在西班牙北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文化序列连续发展，到马格德林时期驯鹿狩猎者的骨角文化达到顶峰。卡普萨文化以加工精致的小火石片为典型特征，最终产品是小石器或细石器。大石片是建立北部文化序列的依据，但即使在这里，到

① *Ibid.*, p. 151; C.P.F., 1909, p. 235f. and (3) p. 166.

② *B.S.A. Brus.*, XXV, p. LXXX.

了驯鹿时代石器尺寸也开始变小，骨器比火石更典型。两个文化的主人都是食物采集者，但卡普萨人更进步，他们已经驯化了狗并能熟练使用弓箭。两群人都都是高超的艺术家，但卡普萨人的艺术更胜一筹，与法国洞穴绘画和雕刻中的单独形象相比，他们能够描绘出完整的场景（图1）。那些马格德林人群属于长头形人种。还没有发现确凿为旧石器时代卡普萨人的骨架，但是他们的绘画所表现的人像有夸张的肥臀^①。这种肥臀形象也见于地中海东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雕像中，甚至今天在非洲一些地方还被视为美的标准。因此，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卡普萨人的非洲起源。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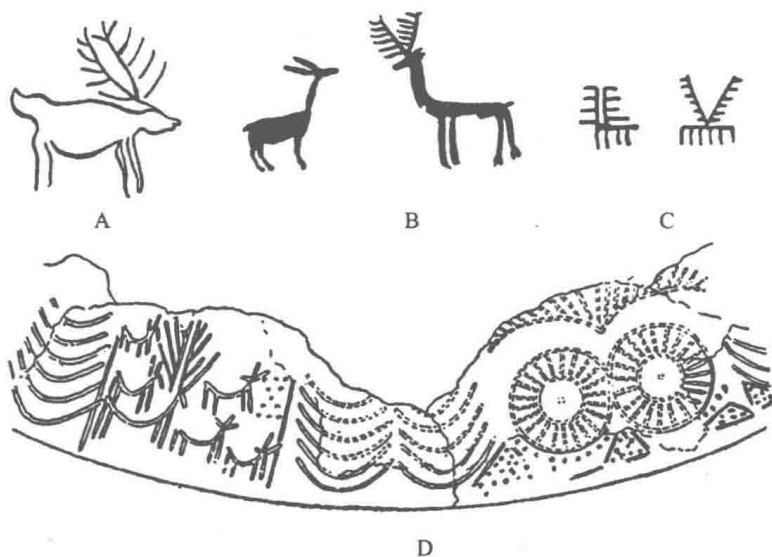


图1 西班牙洞穴艺术传统格调

牡鹿：A. 采自迈蒙（Maimon）；B. 采自费古拉斯（Figuras）；C. 采自皮尔塔（La Pileta）；D. 采自米拉尔斯（Les Millares）的花瓶（依 H. 奥伯迈尔）

这些是冰期之末西欧主要的文化群体。随着现代气候条件的来临，马格德林人群在法国狩猎的驯鹿逐渐北移，一些狩猎者也随之而去。同

① (1) p. 14.

时，卡普萨人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卡普萨文化的典型遗存以塔古斯（Tagus）河流域的穆格姆（Mugom）贝丘、西班牙南部和中部洞穴中一系列传统绘画和细石器，也许还包括意大利北部所谓的格里马迪（Grimaldi）地层为代表。穆格姆贝丘系由住在岸边稀少的渔猎人群的庖厨垃圾所构成。在大量的贝壳和兽骨（包括鹿、野猪、犬科动物、猫科动物和马科动物）中，包含着数不清的细石器，尤其是“横刃箭镞”（transverse arrowhead）（图2），以及一些粗糙的骨器。陶器仅见于上部叠压的植物地层中。这些狩猎者将死者埋在土墩里，实行屈肢葬。长头型具有显著凸颞和独特的黑人特征，但也有短头型的因素^①。这些葡萄牙人的圆头型式样使博希·吉姆佩拉（Bosch Gimpera）认为卡普萨人是一种混合人种，包含了“地中海人”、黑人和短头形人种。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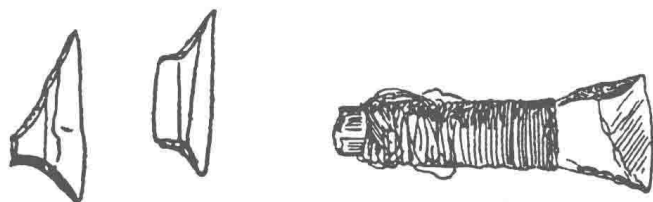


图2 产自穆格姆的横刃箭镞和产自丹麦的标本，以说明装柄方式

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卡普萨人继续以绘画来装饰他们岩棚的石壁，这些绘画全盘继承了旧石器时代绘画那种怡人的自然主义传统格调（图1，A），并一直将我们引入全盛的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偶像，甚至红铜短剑都被描绘在洞穴中；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也

① (1) p. 15.

表现在巨石墓的墙壁上和铜器时代的瓶子上^①（图1）。当然，这种传统格调并非意味着审美趣味的倒退；因为洞穴艺术并非是纯艺术追求的自发表现，而完全是具有实用（比如巫术）目的的。简化符号取代逼真的形象表现，标志了从具体到抽象思维的进步。格里马迪洞穴上层的神秘墓葬最好被看作是卡普萨文化的进一步扩张或者平行发展，同时很可能扩展到了法国中部甚至更北部。另一方面，马格德林传统继续在坎塔布利亚（Cantabria）、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山麓两侧、北欧的阿齐尔和马格尔莫斯文化中延续。驯鹿狩猎群后裔的这种四散分布，看起来很像他们被挺进的卡普萨人挤到了一边并且驱向北方。阿齐尔文化得名于在埃利齐（Ariege）的阿齐尔（Mas d’Azil）地层中的发现，它叠压在马格德林末期堆积层之上^②。该文化明显表现为马格德林文化的退化。火石工具和骨器秉承了过去的传统，但技术粗糙。鱼叉仍是非常之多，但是类似马格德林时代的坎塔布利亚鱼叉（图3），它们用鹿角而非驯鹿角制造，并被钻孔以装柄^③（图3）。旧石器时代艺术退化为仅见于磨光卵石上绘制的符号。像旧石器时代一样，死者被埋葬在洞穴中，被撒上赤铁矿粉。没有农业和家畜。阿齐尔文化遗存仅见于法国西南部、西班牙北部、远至伯塞克（Birseck）的阿尔卑斯山麓、巴塞尔附近以及巴伐利亚的奥夫奈特（Offnet）。后一遗址的一个洞穴中有许多分别埋葬的头骨，包括一些圆头型和许多不同头型的头骨。这里阿齐尔文化的式样不很典型，所以这些墓葬可能应该被看作是塔台诺斯（Tardenoisian）文化而非阿齐尔文化。

① *Ant. J.*, IV, p. 140; H. Obermaier, *EL Dolmen. de Soto*.

② (3), p. 75, fig. 26.

③ *Anthrops.* 1919, p. 160, note 1, and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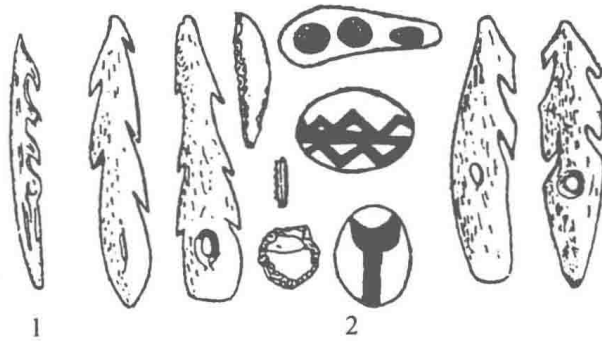


图3 (1) 坎塔布利亚的马格德林文化鱼叉；
(2) 埃利齐的阿齐尔类型(比例3/8)

博希·吉姆佩拉认为法国和比利时的塔台诺斯文化与同时期的阿齐尔文化明显有别，系由扩张的卡普萨文化所引入。他认为这些是奥夫奈特圆头型人所创造的文化。现在这个尚有疑问的文化完全以细石器为代表。除了比利时里莫钱普斯^① (Remouchamps) 洞穴和其他一些类似堆积中后马格德林层位中的材料之外，大多数塔台诺斯文化遗物都是一些没有明确出土背景的零散材料。这些类型本身(图4)并不局限于过去卡普萨文化的分布区以及法国的扩张区。它们在英国^②、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和图林根^③也有发现。后者连成一片，从立陶宛穿过小波兰和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 (Chernigov)、基辅、赫尔松 (Kherson) 和哈尔科夫 (Kharkov)，直抵克里米亚、库班河谷和吉尔吉斯草原^④，但不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⑤。

① B.S.A. Brus., 1920, p. 80ff., but the reindeer and the Arctic fox still survived at the time of this deposit.
 ② Lincolnshire, Northumberland, and the West Riding, cf. *Ant.J.* II, p. 376.
 ③ Schumacher, *Siedelungs- und Kuliurgeschichte*, p. 16.
 ④ (9), p. 263 and plates: Ailio, *SYMA.*, XXIX. P.5.
 ⑤ e.g. *B.M.G. Stone*, p. 115.